

續啼笑姻緣

第十三回

顧影自憐深閨增寂寞

隱衷若揭雅座話綿纏

却說何麗娜因爲上西山沒有瞧到關壽峯父女。回到家中一人呆想。也想學會了一身本事。做個陸地遊仙。便將這話和家樹說了。家樹似真似假的同她說笑。說等壽峯父女見面時。介紹你拜秀姑爲師。麗娜呆了半晌。笑道。好是好的。只是他倆今天東。明天西。瞧他們也忙得很。那裏會有閒暇來教我。家樹道。你不要管。只要你真心想學。保管有法兒好。我已對校內校長說過。還得聘關大叔到校內去作國術教師呢。麗娜聽了。微微地笑了一笑。家樹因爲校中假期已滿。明天就得進校。便將書籍文具整頓一下。又寫好了幾張字條。吩咐聽差將杭州帶來的土儀。次日按址分送。當晚提早就寢。次日清晨。家樹一早

起。洗漱過後。略進了一些早點。便端正進校。何麗娜躺在被窩裏。伸出一隻手來。掣開了帳門。叫他路上當心。家樹挾了一包書籍。正待要走。忽聽麗娜醒來說話。又特地回到床前。俯下身子。撫摩着她的胳膊。笑道。你倒醒了。我見你睡得正熟。不忍叫醒你。就輕輕地一人起身。時候還早哩。你再睡一會吧。麗娜又道。你可坐了車子去。路上當心一點。家樹說了一聲知道。又把她的一隻胳膊納入了被窩。說了一聲再會。方始牽攏了帳門。回身出房。到得門外。阿金早把車子停在門首等候。家樹上車坐定。阿金踏動馬達。直向城外春明大學駛來。家樹已是驚弓之鳥。坐在車內。不時向窗外偷瞧。看有沒有歹人。沒多一會。車子已在校門首停住。家樹跳下車來。阿金仍舊開着車子回去。家樹進得校來。一般同學。雖然都是新交。自不免總有一番寒暄。再且家樹還是個簇嶄全。

新的新郎，有幾個滑稽的同窗，還要說些玩話尋尋他的開心。家樹自然只好一一敷衍，直待上了課堂，方始安靜。家樹照着課程上課，這也不必細表。且說麗娜在家閒着沒事，便同何總長何太太打着牌玩玩。有時開了話匣，聽聽歌劇。有時也翻翻書本，解解悶兒。過了幾天，已是星期日。家樹因為想念麗娜，一早就坐着校內的車子回來了。夫妻兩人，幾日不見，自然又是一番景象。午飯過後，家樹因為知道麗娜是好動不好靜的人，又且對於跳舞最感興趣。這幾天自己進了校，她已好幾天沒有進過舞場。陶伯和陶太太也有好幾天不曾見面。當時便提議去邀了陶伯和夫婦一同到北京飯店跳舞。麗娜自然正中下懷。高高興興的正想梳洗。陶太太已有了電話到來，叫她同了家樹先到了她家中，再一同上北京飯店。麗娜聽了，更是加了一重高興，便即時洗了臉兒。

換了服裝。稟明了爹娘。同家樹坐了汽車。一直來到陶家。伯和夫婦早已裝扮舒齊。在家中等候。一見家樹麗娜到來。因爲幾日不見。自然又有一番說笑。兩對新舊夫妻。在廳上略爲談笑了一陣。便一齊出門。各自坐了自己的車子。同上北京飯店。陶伯和陶太太何麗娜三口兒。都是北京飯店的老顧客。他們化錢又闊綽。侍役們自然非常巴結。陶伯和夫婦倆。又是差不多夜夜都到。逢到星期日。更是日夜相連。沉浸其中。因此無論怎樣擁擠。他們的位置總是留着。當下四人坐定。僕歐便來殷勤招待。他們因爲剛用午膳。便微要了一點飲料。一會兒。場中已是擠擠攘攘的。坐得客滿。又過一會。台上早悠悠揚揚的奏起音樂。伯和夫婦早站起身來。招呼了家樹麗娜。一同進場舞蹈。家樹因爲今天是自己提議。又想起麗娜在上海大華飯店時。因爲自己不喜跳舞。心裏很是

不樂。所以今天却很是巴結。將自己所有的一點跳舞本領。完全拚了出來。想討麗娜的歡心。可是麗娜對於跳舞一項資格老練。經驗宏富。家樹畢竟是個新進。那裏能夠跟他得上。又且麗娜的虛榮心很重。自己樣樣要出人頭地。便恨不得所嫁的男子。也樣樣要高人一等。才能稱他的心願。今見家樹這樣的不濟。便不知不覺的存了一種羞愧之心。似乎恐怕別人要笑他怎麼嫁這樣一個男子。而且又似乎有人要笑她的男子。就還比笑她自己都難受。因此和家樹跳了一會。退了下來。便沒精打彩的不願意再舞。後來竟連看也不願再看。索興伏在桌上。推說頭暈。一句話也不說。倒把個家樹喫了一嚇。伯和夫婦也很爲喫驚。也就無心跳舞。立時算清了賬目。陶太太帮着家樹把麗娜扶上汽車。伯和坐着自己的車子先回家。陶太太便跟着他們一直送到何公館來。

何總長何太太一聽自己愛女得了病症，便大驚小怪的忙着打電話請大夫。可是就在這個當兒，麗娜却早回復了原狀，揚着手阻止他們道：「不必不必。我不過在舞場裏面受了一些熱，感到有些腦疼。可是此刻到外面來，一得新鮮空氣，又覺得好了。你們可別急吧。」說到這裏，又笑謝了陶太太一下，又留她喫了晚飯，方始叫阿金送她回家。家樹是還沒有瞧出毛裏的病，見麗娜沒事，自然也就放下了心。到了次日，家樹依舊入校上課。麗娜想起了昨天的事情，不覺又是失笑，又是沉悶。飯後無事，獨自一人到園中去逛了一會，也覺枯寂乏味。便仍舊折回房中，因為頭上青絲被風吹得零亂折曲，便站到粧台前，對着菱花寶鏡，整理雲鬢。一時間瞧到了自己的倩影，似乎比前略略豐腴了一點。肌膚也比前更是潤澤，稍微敷了一些兒脂粉，紅白相映，更增嬌媚。自己也

見了可愛。不由得看着呆呆地出神了一會。肚裏尋思自己這樣的一副花容月貌。家中又是有財有勢。嫁上家樹這樣一個男子。表面上雖是也還過得去。他也是一個大學高材生。自己爸爸又做着現任的財政總長。等他大學畢業後。憑着爸爸的面子。當然就好在政界裏佔個重要位置。不過我瞧他的人太老實了。樣樣事情。都帶些兒迂氣。不合現代的潮流。將來踏進了政界。恐怕不能幹事。這也就是難的。她正想到這裏。忽的陶太太打了電話來。只說昨晚回家。同伯和兩個担了半夜的心事。問麗娜今兒身體可好。能否到她那裏去玩。麗娜便在電話裏敷衍了一陣。只說昨天中了一些熱。雖是無甚妨碍。但是今兒還有些怕風。你能夠走得開。最好同着伯和到我這裏來玩。否則就要過幾天再來看你。陶太太回了一句好。晚上要是沒人到來。准定和伯和同來瞧你。

兩下又談了幾句閒話。麗娜掛斷了電話。獨自一人走到床前。和衣往床裏一倒。呆呆地又想起心事來。她想一個女子要嫁男子。無非是爲要享受些青春幸福。可是像家樹這樣的一個男子。一則還正在求學時期。要忙着學業。二則他的態度實在太覺老誠。到了外面。總是羞羞縮縮的一些兒不大方。又且對於社會上的一切交際。男女間的一切應酬。他却全個兒不懂。就像昨天在跳舞場上一樣。真使我弄得難以爲情。羞愧難當。生生地瞧着別人對對成雙的。同舞自己却只好呆看。所以後來只得索興裝了頭痛。也好少去一些兒醜。這樣的人。以後怎好帶了他在交際場中出入。自己一生的青春時期的甜密光陰。也就因之而消失淨盡。兩下的愛情。自然也只爲日見冷淡。愛情一淡。再有什麼樂趣可言。一生幸福。豈不就犧牲在他手裏……麗娜想到這裏。一顆芳

心便不知不覺的轉到了熊紀身上。腦海中也頓時現出了熊紀的一個影像來。深悔當初日光短淺。鹵莽從事。不知怎的一見了家樹。就好像他是世上第一個美好男子。一顆心熱得像炭火一樣。趕着要嫁他。後來又被關氏父女撮合。便渾渾噩噩的做了姓樊的人兒。這也要怪壽峯父女不好。無端的要他倆來多管什麼閒事。要不然挨到現在。門當戶對。熊紀難道爲不要我。那裏會再嫁這個蠢蟲似的樊家樹。抱這說不出的遺憾。又想紋芬姊姊也是不好。既有這樣一位才貌出衆的哥哥。就當早早通知我一下。或者竟替我作個媒。使我不至於會錯嫁了人。給人挖苦的說一句。就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。這才真是難受呢。她這樣想着。芳心別別的微躍。閉上眼睛。一一回想熊紀的聲容笑貌。覺得既是美艷。又是溫存。一定是一個多情種子。將來不知誰家的有福。

女郎能夠消受這位夫婿。想到這裏。接連深深地嘆了幾口氣。心裏蘊藏着一種說不出的難受。恨不得馬上同樊家樹開了離異。再去嫁熊紀。正在這個當兒。婢媪送進了一封書信。她接來一看。信面乃是天津紋芬寄來。心裏頓時一喜。忙的打開一看。却是紋芬。因爲自己和家樹進京之後。沒有信息給她。所以寫這封信來相問。並叫自己日內務必到天津去遊逛一遭。紋芬也非常想念。麗娜看了這封信。頓時減去了不少愁煩。從床上坐了起來。接連把這封信看了兩遍。細察那字跡。不像女子手筆。蒼勁秀媚。語句也非常暢達。暗忖紋芬。紋芳一個也不能寫這封信。這封信一定是熊紀哥哥的代筆。說不定還是他自己。不好直接出面通信給我。故而借着紋芬的名字一用。也未可知。反正且是到了天津再說。說不得今生不能同他成就夫妻因緣。也得和他結了朋友交

誼日後呢。再看了家樹的情形而定行止。她這樣想着。便頓時興奮起來。一看天色將晚。便向老媽子要了一瓶啤酒。幾碟酒菜。把一張小圓桌移到窗前。獨自一人對着窗外自斟自飲。一會兒想想家樹。一會兒想想熊紀。細細地把兩人比較了一下。覺得熊紀果然要比家樹勝了萬倍。當時便決定了一個主意。到了次日。對何太太說了一聲。要上天津找朋友。便趁着火車到天津。剛剛下了火車。要出站門。却見一個丰姿絕世的美男子。正手扶鐵欄。昂首引頸。痴呆了。呆地在那裏觀望。好似要迎接什麼人似的。麗娜仔細一認。正是熊紀。熊紀也早瞧見了麗娜。各自默默無言的笑了一笑。麗娜走出鐵欄。熊紀早迎來接了。她的手提箱。讓麗娜在前。一面走。一面說道。那封信你倒接到了嗎。芬妹本來要親自來接你。可是她今天身子有些不爽。也恐密斯何沒有這樣來得快。所

以便把這事委託了我。叫我沒有事兒。就到站上來瞧瞧。不想果真接着了你。麗娜道。在北京怪悶的。家樹又進了學校。就是芬姊沒有信來。我也想到天津來玩一下。說着。兩人已走出站門。熊紀向前一揚手。指着面前一輛綠色轎車道。密斯何坐車吧。麗娜點了點頭。便和熊紀一同上車。車廂裏只有他們兩口子。自然也不用客氣。並肩坐了。車夫撥轉車頭。離開車站。緩緩地往張園駛來。這是熊紀預先叮囑過車夫。所以此時的汽車。却比人力車快得有限。熊紀和麗娜坐在車上。兩人各自佔一隻犄角。身子斜坡坡的坐着。中間空出的地位。就放了麗娜的那隻手提箱。麗娜一抬頭。對熊紀一看。熊紀也正在看她。兩人的目光一接觸。互相笑了一笑。又各自低下了頭去。熊紀要想找些話兒來說。可是一時又想不到什麼話兒。倒是麗娜先開口問道。這幾天芳妹上她姊姊

這邊來嗎。熊紀被她一問，這才抓住了話頭，笑着答道：她是天天來的。就因爲她天天想你，還比她姊姊想得厲害，所以寫那封信給你，請你到天津來玩。麗娜說了一句不敢當。熊紀又道：芬妹的家庭，密斯何是知道的。我那妹丈倒還好。只是他的那位太太却太麻煩了。時常要看着芬妹，嘖咕她姊妹二人。本來想上北京來看密斯何，只是恐怕那位太太又要多說多話，因而只好請密斯何上天津來。麗娜聽到這裏，嘴裏嘖的一聲道：紋芬姊姊的日子，這樣不自由，也虧她怎麼熬得過。熊紀道：也叫沒有法方好。想主意已錯在前的了。麗娜瞧定熊紀微微一笑道：這是什麼錯不錯。這是從前的俗例。女子嫁了一個男子，無論那男子是粗蠢暴悍，不合心意，總是不能再嫁。所以有『嫁男子不着一世』的這句成語。可是現在呢。社交公開，男女平權。對是對，不對就好離異再

嫁有什麼……麗娜說到這裏，又頓覺這話兒說得不對。難道自己就是文明人。紋芬就是十八世紀的女子。這話既是說得太明顯。又且含有輕視紋芬的意味。當下便縮住了下半句不說，側着粉頸，微微地把頭兒搖了幾搖。可是這幾句話兒，却直溜溜的鑽進了熊紀的耳朵。以爲麗娜是爲的家樹而說，再證以前次席間的情形，更是隱衷若揭。一定是麗娜爲了自己，已和家樹有了異心。所以借着紋芬，特地在自己面前發揮這段議論。這明明是說她可離了樊家樹，再來嫁我，暗暗地給我一個表示。却又因爲話兒說得太明顯，故而說到後來不說了。熊紀這樣一想，心裏暗暗慶幸，臉上一陣子熱，倒又沒有什麼話兒好說。麗娜也自覺出言不慎，要想些話兒來扯拉開去，便道：不是別的，倒是我到了芬姊那裏，你的那位令妹丈太客氣，禮節太多，我倒有些過不慣。熊紀

道。這可是了。我也嫌他酒後的脾氣不好。不大同他多談。說到這裏。熊紀偶向窗外一看。車子剛剛駛過一家新開館子。金谷春。熊紀忽的心裏一動。便含笑問麗娜道。我們索興喫了午飯回去好嗎。省得舍親多麻煩。密斯何只說是北京用了午膳上車的就是了。麗娜微微一笑。覺得有些不便答應。半晌才微點着頭兒道。也好。只怕芬姊要盼望。我知道他是不能來的。最好打個電話去把芳姊叫來。也得熱鬧一點兒。熊紀且不回答。先站起身來招呼車夫開倒車上金谷春。然後坐下一笑說道。這家金谷春的菜肴很不差。我們就在這兒喝三杯自由酒。芳妹是此刻還在校內。也是不能來的。講到我在舍親那裏。却是出入自由。三餐茶飯。也不和他們同喫。所以一天半天不回。他們決不爲盼望。我和密斯何初見面的一天。不是也剛從海濱回來嗎。麗娜聽了。便也不語。車子

已到了金谷春門首停下。熊紀先自跳下。一手扶着車門。讓麗娜也走了下來。然後一同進門。上樓之後。夥計便引入一間特別雅座。兩人進內對面坐定。夥計早送上手巾。熊紀擦了手後。便向夥計要了筆硯。送到麗娜面前。叫麗娜點菜。麗娜那裏肯點。瞧着熊紀笑道。你知道這裏的菜肴很好。想是領略過了。怎麼樣叫我點起菜來。反正你點的菜。我就沒有不中意的。你就不要客氣吧。熊紀聽了一笑。這才提起筆來。一面想。一面寫。一會兒寫好了。送到麗娜面前。問道。密斯何。你瞧。這幾道菜對不對胃。不對再改。麗娜接過那張紙來。身子往椅背上一靠。雙手執着兩端。把那張紙條迴來倒去的接連看了幾遍。兀是不肯放手。倒把個熊紀看得忍耐不住。笑着問道。密斯何。幹嗎只管瞧啊。說了這句。又在桌上拈起筆來。向墨盒子裏潤了一潤。顛倒授了過去道。想是有的不